

# 日本家政教育的发展演进、特点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闫合伟（河北师范大学家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申鹏超（河北师范大学家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日本家政教育历经百余年发展，先后完成初期奠基、学科体系创立与转型创新三个阶段，实现了从传统家政技能培训向现代生活科学教育的范式转型。其发展呈现出政府主导保障家政学科体系完善、具有鲜明实践导向、课程体系多元化、贴合女性需求、学科分类精细化等典型特征。立足我国社会结构变迁与家政教育的发展现实，我国可从深化社会认知、明确学科发展定位、构建家政学自主知识体系、完善家政教育各学段课程、推进教材建设等方面借鉴日本经验，推动我国家政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与社会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日本家政教育；家政学；学科特征

## 一、引言

家政教育是以家庭生活为核心，融合生活技能、科学知识、人文素养与社会服务的综合性教育，是连接家庭、学校与社会的重要纽带，对提升国民生活质量、促进家庭和谐、推动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将劳动教育纳入大中小学人才培养全过程，肩负起树立正确劳动观，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重要任务<sup>[1]</sup>。

2020年7月，国家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标志着我国劳动教育从顶层部署进入了可落地、可考核、可评价的全面实施阶段<sup>[2]</sup>。日本家政教育开展较早，历经百余年发展历史，已形成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理论教学到实践落地、从学科建设到社会普及的完整体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在探讨我国家政教育体系建设路径课程体系时，可充分借鉴日本的成熟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与文化传统进行创新性转化，助力本土家政教育稳步提质、长效发展。

## 二、日本家政教育的发展演进

### （一）初期奠基阶段（江户时代—1945年）： 家庭生活向往与性别图景

日本的江户时代（1603年—1868年）已存在“家庭经营”相关理念，其核心为“家庭经营的教导与心得传承”，内容涵盖服装、食物、裁缝、料理、居家、染物等方面<sup>[3]</sup>。江户时代的日本处于高度组织化的幕藩体制之下，这一体制不仅是政治与军事体系，更建立在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之上，将全国民众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身份世袭且不可改变，视身份差异为先天存在的基础。同时，社会中还存在“四民之外”的贱民阶层，通过身份固化来维护封建统治。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日本家政教育以民间口传与技能传承为主要形式，逐步形成了分层化的女子家政教育模式，催生了极端的男尊女卑思想和强大的“家父长制”，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婚后只需要顺从夫家即可，普遍不重视女子教育，只有在富裕的家庭中，才会让女儿学习符合自身身份的传统惯例、管家经验和裁缝技艺。

19世纪中期，庶民文化的繁荣推动了民间文化与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庶民女子教育的进步。不同阶层的女子拥有不同的教育途径：农村地区的女子会在“娘宿”接受教育；普通庶民家庭的女儿则进入“裁缝塾”“针屋”等社会教化机构，学习家务技能与人情往来的相关知识；商家与武家出身的女子，往往会前往地位更高的武家或大商家进行“见习奉公”，以上级家庭女佣的身份，学习上层社会的生活礼仪与技能，借此寻求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而家境贫寒的女子，则通过“女中奉公”在富裕人家做工，既可补贴家用，也能在合乎社会规范的训练中提升自身修养<sup>[4]</sup>。同时，民间启蒙教育机构寺子屋成为庶民家政教育的重要场所，将缝纫、女红、简单记账、物资调配等家政内容纳入启蒙课程，覆盖普通家庭的女性和儿童<sup>[5]</sup>。这一时期的家政学尚未形成独立的现代意义上的学科。

1872年9月日本《学制令》的颁布，标志着日本家政教育正式纳入官方教育体系，成为小学义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制令》第二十六章《女子小学规定》指出，女子小学作为寻常小学的补充类型，专门向女子传授手工艺知识，并计划在全国设立此类学校，以实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目标<sup>[6]</sup>。此后，日本各地纷纷设立女子学校，并开设家政相关课程，重点传授家务劳动、缝纫、烹饪、育儿等实用技能，其核心目标在于培养符合传统社会期待的“贤妻良母”，以满足家庭生活与社会伦理的需求。

1889年，《高等女学校令》颁布，日本正式确立了女子中等教育制度，“裁缝科”成为常设科目。随后，在1890年设立了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为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即现在的御茶水女子大学）<sup>[7]</sup>。明治后期，成濑仁藏、安井哲、大乔广惠等人远赴国外留学，其中成濑仁藏于1901年创立日本女子大学，“家政学部”也作为首个高等教育机构的学部被确立下来。他主张

建立综合性的家政学科，设立以家政学部为核心、专为女性设立的高等教育机构，将家政学部的使命定位为赋予女性精神独立与经济自由，并强调家庭社会凝聚力的意义与重要性<sup>[8]</sup>。这与当时培养“贤妻良母”的思想截然不同。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彻底卷入战争，无暇东顾，日本成为亚洲唯一的工业商品供应国。为满足战争需求，欧洲列强开始向日本订购食品、布匹、船舶等军需物资，这使得原本薄弱的日本重工业首次获得大规模市场与订单，刺激了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农民次子、三子等单身人口不断涌入城市，推动了以夫妻与子女为核心的小家庭模式形成。家庭结构与生活方式的转变，直接推动了家政教育课程设置与学科定位的调整，“家事”课程亦以“理科家事”的形式被纳入理科范畴。这种“理化”的倾向，实质上是学界为提高女子高等教育地位，通过引入食物化学、纺织物理等严谨实验科学，以对抗社会对家务劳动的轻视。日本轻重工业的发展还促进了理化学研究所、营养研究所、食养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的建立，为后续家政学的自然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国民生活问题也逐渐成为社会日益重视的议题，围绕生活改善与家庭经济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也正式启动<sup>[7]</sup>。

192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对日本的经济造成了致命打击，核心出口产品生丝价格暴跌，农村经济彻底破产，日本政府选择对外扩张转移国内矛盾，以军事掠夺获取资源和市场，逐步走向战时体制，超国家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家政思想回归日本传统“家”的内涵，强调“家国一体”的家政观，通过家政实现家庭运营，以服务于战时体制<sup>[9]</sup>。战时体制下的国家发展需求，促使家政教育的定位重新转向国家服务与家庭运营的结合。同时，开展俭约教育及与国家服务相关的技能培训，中等教育中的裁缝科与家事科整合为家政科，成为女子教育的核心内容。此时的家政研

究兼具战时色彩与学术探索性。

这一时期日本家政教育呈现出“性别化、实用化、政府推动”的核心特征，其开展始终服务于家庭建设与国家战时需求。在教育目标上，或是培养“贤妻良母”式的传统女性，或是塑造适应时代需求的“独立女性”。尽管此时尚未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也未完全摆脱传统封建伦理的束缚，但在官方政策的推动下，实现了从传统家务传授向制度化教育的转变，为家政教育的蓬勃发展积累了一定的教育经验与课程基础。

## （二）学科体系创立阶段（1945—1980年）： 家政教育的科学化

1945年日本战败后，美国对日本实施了长期的教育改革。战后日本教育改革以美国教育模式为范本，日益重视教育面向全体民众的开放性，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促进男女同校的普及，从而推动女性解放。1945年12月，日本政府发布《女子教育刷新纲要》，该纲要以“实现男女间教育机会均等、推动教育内容平准化、促进男女互相尊重”为目的，是女子教育改革的具体方案，标志着女子教育改革的大门被打开，这些措施被誉为“日本女子教育史上的划时代举措”<sup>[10]</sup>。

1947年制定的《大学基准》中，“家政学”被列为“一般教养科目”中的“社会科学相关”科目。然而，在1947年12月修订的《教育科目表》中，家政学仍同时被归类为“社会科学系”与“自然科学系”的科目，这表明“家政学”在制度上的定位尚未明确。同年8月5日，《家政学部设置基准》颁布，新制大学的家政学部筹备工作正式展开，其中由日本女子大学校升格而来的日本女子大学成立了首个家政学部，并在其下设立儿童学科、食物学科、生活艺术学科以及家庭理学科四大学科<sup>[11]</sup>。1949年，家政学系在御茶水女子大学与奈良女子大学以理学家政学部的形式诞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家政学长期缺

乏统一的学术组织与理论框架，研究分散、学科定位模糊，仍带有较强的事务性与性别化色彩。为摆脱战前家政教育的局限，推动家政学从技能传授转向科学研究，构建独立的学科体系，同时回应战后家庭生活改善、国民福祉提升的社会需求。日本家政学界于1949年正式成立日本家政学会，旨在推动和发展家政学研究，促进人类生活的丰富与改善<sup>[12]</sup>。家政学会的成立推动了家政教育的发展，迎来了“作为科学的家政学诞生的时代”。这一转变打破了对生活理念的限制，使得研究者能够自由地以家庭生活为对象开展研究<sup>[13]</sup>。并且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年度大会，围绕家庭生活、生活科学、福祉等前沿议题展开跨领域研讨。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美军结束对日本的占领及日本经济的复苏，日本家政教育逐渐摆脱单纯的美国模式复制，开始从高等院校向地域社会普及，其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学术性与实践性也有所提升，但仍然保留着对“事务性”特征的关注。1970年，日本家政学会首次从官方层面定义家政学：家政学是以家庭生活为中心，延伸至紧密关联的社会事务，并进一步研究其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科学。它从人与物两个维度出发，通过实证与实践的方式，改善家庭生活，促进人类发展、增进人类幸福<sup>[14]</sup>。

这一时期，各院校纷纷结合本土需求与自身特色，增设营养学、环境学、家庭福祉等新兴领域的课程，推动家政学从传统领域向跨学科方向发展。同时，家政学相关的研究生院也大量设立。在国立院校中，御茶水女子大学于1963年设立家政学研究生院，是最早设立此类研究生院的国立女子大学。其设立目的在于培养家政学专任教师，并通过食物营养、生活环境、家庭福祉等领域推进学术研究，促进了家政学的科学化与体系化发展。奈良女子大学则于1964年设立相关研究生院，侧重地域生活与家庭福祉实践。这些研究生院的设立，加强了家政学的学术研究，推动

了家政教育的发展。

### （三）转型创新阶段（1980年一至今）：生活质量的提升与可持续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开始了近代以来的第三次教育改革。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性别观念的转变以及国际学术潮流的影响，日本家政教育进入转型阶段。1986年9月，日本大学设置审议会短期大学基准分科会正式认可家政学科向生活科学科、生活文化学科、生活影响学科等名称变更，这一政策直接推动了家政学的学科转型。1990年后，日本一些顶尖女子大学纷纷进行学科更名：1991年，御茶水女子大学将家政学部更名为生活科学部；1993年，奈良女子大学将家政学部更名为生活环境科学部。其他院校纷纷跟进，“生活科学”逐渐取代“家政学”，成为日本家政教育的主流学科名称。男性选择家政学的人数不断上升，逐渐形成了以女性为主体、男女平等参与的发展格局<sup>[13]</sup>。

以日本女子大学为例，其家政学部逐步更名为生活学部或生活科学部。原家政学部下设的被服、居住、保育、调理等传统科系，也相应变更为被服科学、居住科学、保育科学、调理科学等名称。同时，家政学部与更名后的生活科学部存在一定差异，原家政学部的五大科系中，生活科学部保留最多的是食物系及相关学科。尽管学科名称发生变化，但以家庭生活为核心的观点未发生改变，并在新的学科框架下得到深化与拓展。

学科名称的转型，不仅是名称的调整，更是学科定位的升级。“生活科学”的学科定位打破了传统家政学的性别局限与领域局限。回顾日本家政学科建设史，该学科从以学习传统生活知识和技能为主，逐步拓展至营养学、环境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更加关注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了学科内涵的现代化拓展，其社会价值也得到全面提升。

### 三、日本家政教育的特点

#### （一）“家国一体”，不断完善家政教育体系

一是政府推动，引领家政教育有序发展。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家政教育，从战前的《学制》《实业学校令》，到战后的《家政学部设置基准》《基本教育法》，再到转型阶段的学科更名政策以及人才培养政策，形成了覆盖不同历史阶段和教育层级的完整政策体系。这些政策不仅明确了家政教育的定位、培养目标与发展方向，还对课程设置、师资建设、实践教学及社会普及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确保家政教育的有序发展。

二是系统推进，全学段教育体系不断完善。日本家政教育形成了涵盖基础教育至高等教育的完整体系，覆盖不同学段和群体，实现了家政教育的全民化与普及化。基础教育阶段即开设裁缝、烹饪等课程，随学段提升逐步增设家庭消费、保育教育、环境保护等较复杂课程，所有学生均需接受此类家政素质教育。进入大学阶段，则开展专门的家政教育，培养兼具学术素养与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并按照层次划分为学士、硕士及博士进行家政教育，同时开展相关学术研究。此外，通过举办各类会议活动向居民普及家政知识与技能，提升全民生活素养。

#### （二）注重实践，学科定位逐渐多元化

日本家政教育以“实践的综合科学”为核心特质，始终坚守“改善人类生活、贡献人类福祉”的教育使命。1984年，日本家政学会明确界定，家政学是以家庭生活为核心，融合自然、社会及人文等多学科基础，致力于改善生活、贡献人类福祉的实践性综合科学。这种实践导向贯穿于家政教育的全过程。从基础的衣食住行技能训练，到家庭经营、育儿、老人看护等实际应用内容，再到战后逐步融入的福利社会建设、地球环境保护等相关议题，均格外强调学术研究与生活实践的深度融合，以实现学术服务于生活的教育目标。此外，家政课程学习结束后，学生还需进入中小学进行实习，在亲身实践中积累经验、

锤炼能力，真正通过实践掌握所学的知识与技能。这种将教育与现实生活深度绑定的教育模式，不仅使家政学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学科品格，更使其成为连接知识与生活、个人与社会的重要纽带。

### (三) 课程体系多元，内容丰富多彩

以日本中小学阶段的家庭科课程为例，其涵盖“家庭生活”“衣食住行”“消费生活与环境”三大模块（见表1）。这三大模块的划分既遵循“生活逻辑”，又兼顾“教育逻辑”，通过系统化的教学设计，确保各模块及具体项目均能得到规范指导。在课程目标层面，课程明确强调“家庭生活是家族协作的成果”，核心在于引导学生认识家庭作为教育第一场景的价值，同时要求学生在与社区异世代群体的互动中，逐步理解社会协作的意义。在课程内容层面，并未进行过多的理论灌输，而是要求学生参与家庭事务规划、家务分工与时间管理，鼓励学生走进家庭长辈的生活或参与社区代际互动活动，为学生搭建起家庭与社区协同的桥梁。在实施保障层面，允许各学校根据学生家庭背景及地域资源特点，灵活调整活动的形式与时间；同时明确了家庭、学校、社区三方的责任，打破学校教育边界，推动家庭与社区深度参与。此举不仅拓展了课程实施的场景与资源，也提高了学生的社会化程度<sup>[15]</sup>。

表1 小学家庭科内容项目

家庭与家庭生活	生活中的衣食住行	消费生活
1. 自我成长与家庭生活 2. 家庭生活与工作 3. 与家人及社区的互动、与家人增进感情、与社区居民建立联系 4. 家庭生活相关课题与实践	1. 饮食的作用 2. 烹饪基础 3. 考虑营养的膳食 4. 衣服的穿着与保养 5. 以布料为原料的创意手工制作 6. 舒适的居住方式	1. 物品与金钱的使用方法 及购物 2. 考虑环境的生活

资料来源：[https://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micro\\_detail/\\_icsFiles/afieldfile/2019/03/18/1387017\\_009.pdf](https://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micro_detail/_icsFiles/afieldfile/2019/03/18/1387017_009.pdf)

### (四) 立足角色定位，注重女性需求

日本各女子大学均以培养优秀女性为根本导

向，在设定培养目标时，会充分考虑女性的角色定位与现实需求。尽管日本社会仍保留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但同时女性也是职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这使得日本女性面临家庭与职业的双重压力。因此，日本女子大学的家政教育在回应社会需求的基础上，立足女性群体的特质，着力培养既能在家庭领域发挥作用，又能适应职场要求的复合型女性人才。学生在学习保育学、食物学、居住环境学等家政相关课程后，有机会取得保育士、营养师、室内设计师等专业资格，从而具备在家庭与职场多元领域发展的能力。同时，通过学科更名、课程改革吸引男性参与，形成了以女性为主体、男女平等参与的多元发展格局。

### (五) 分类细致，标准明确

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制定官方学科分类表，构建了一套层级清晰的家政学科体系，为家政教育的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该省将家政教育学科划分为五大类，每个大类下又细分为若干子类别（见表2）。这种细致分类不仅避免了学科定位模糊及内容重叠的问题，还为各院校的家政教育提供了统一的专业标尺，确保了人才培养的规范性与一致性，同时也为日本家政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表2 学科系统分类表

大分类	中分类	小分类 (学科)
家政	家政学相关	家政学、生活学、生活理学、生活科学、家庭经营学等
	食物学相关	食物学、健康营养学、食物营养学、营养管理学、福祉营养学、人类健康学等
	被服学相关	被服学、服装学、服饰美术学、服饰学、生活设计学等
	住居学相关	住居学、住居保健学、居住环境学
	儿童学相关	儿童学

资料来源：学科系统分类表1大学（学部）家政[EB/OL]. (2018-12-12). [http://www.mext.go.jp/b\\_menu/toukei/001/05122201/006/004/008.htm](http://www.mext.go.jp/b_menu/toukei/001/05122201/006/004/008.htm).

## 四、日本家政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一) 深化对家政教育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期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sup>[16]</sup>。家政教育的核心不仅在于事务管理，更在于通过营造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家庭环境，实现家校社协同育人。高校家政专业通过培养具备科学育儿、家庭经营与社区服务能力的专业人才，有效衔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构建全方位育人体系，这正是对“投资于人”理念的生动实践。

当前，我国家政教育在高校领域推进受阻，核心原因之一在于社会层面对“家政”的认知存在明显偏差，常将其等同于“基础照料服务”，甚至直接视为“保姆培养”，导致家长与学生在专业选择时普遍存在排斥心理。事实上，家政专业具有广阔的就业前景：毕业生可担任中小学劳动教育教师，负责家务技能、生活素养、家庭安全等模块教学，助力学生形成独立生活的能力；亦可进入职业院校或家政培训机构，担任养老护理、母婴照护等专业课程讲师，为行业培养规范化技能人才。

相较于日本，我国家政教育起步较晚。因此，破除大众对家政教育的固有认知与偏见，加强基础阶段的家政教育尤为重要。可通过展示其多元就业方向、提升毕业生的职业层次与薪酬水平，以满足个人发展需求和社会服务需求，从而增强大众对家政教育的认可度，提升其社会认同度与行业吸引力。

## （二）明确学科定位，构建特色学科研究领域

日本家政教育的发展历程，本质上是其学科定位不断明晰、研究领域持续拓展的过程。推动我国家政教育的发展，应明确家政学是以家庭生活为研究核心，并始终依托家政学的交叉学科属性，推动各研究领域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的深度融合。同时，各研究领域需坚持实践导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核心，加强研究与家庭生活实践、家政行业实践的衔接。立足我国国情，始终贴合我国的社会结构变化与家庭需求开

展研究，将家政学科发展与老龄化少子化社会治理、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家校社协同育人等国家重大战略深度融合，使家政学科成为连接家庭、学校与社会的重要纽带，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家政学科研究领域。

## （三）完善中国特色家政学科自主知识体系

推动我国家政教育的发展，还需完善中国特色家政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提升我国家政学科建设的自主性。我国拥有悠久的家政历史文化和丰富的家政思想，从先秦时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核心理念，到历代家训、家风中蕴含的孝亲敬老、勤俭持家、科学治家等思想，这些宝贵的文化积淀是我国家政学科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独特优势。

同时，家政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原则，立足我国的家庭观念、生活习惯和实际需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现传统家政智慧与现代家政实践的有机融合<sup>[17]</sup>。此外，还应结合我国地域辽阔、地区差异显著的特点，因地制宜优化高校家政专业建设与课程设计，避免“一刀切”，实现家政教育与当地家政产业的同频共振。

## （四）构建全学段家政教育课程体系，推动人的可持续发展

为推动家政教育的发展，必须构建覆盖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全学段家政教育课程体系。这不仅是完善中国特色家政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基础教育阶段应将家庭生活教育、劳动素养及家风文化等内容融入日常教学，着重培养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家庭责任意识与基本生活技能，为个体终身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中等教育阶段可开设实用家政技能课程，通过普及家政职业理念，既为学生提供多元发展选择，也为

家政行业储备基础后备人才。高等教育作为家政学科专业化发展的核心，本科阶段应系统学习家政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研究生阶段则应围绕家政政策与行业标准开展针对性研究。然而，我国尚未设置家政学博士学位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端人才培养、理论创新及学术引领能力。因此，必须加快推进家政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建设，完善教育体系，促进人的可持续发展，全面提升家政教育质量。

## 五、结语

日本家政教育历经百余年的发展演变，从战前以“贤妻良母”为性别化培养方向，到战后借鉴美国家政教育模式并构建制度化教育体系，再到后来转型为覆盖各学段、融合多学科的“生活科学教育”。其完善的制度保障、明确的学科定位及鲜明的实践导向，对我国家政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未来，我国家政教育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本国实际，以制度建设为支撑，以社会需求为导向，通过进一步深化全社会对家政教育的认知、扩大普及范围，完善各学段之间的衔接，健全家政学科体系，从而为我国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及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撑与智力保障。

##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EB/OL]. (2020-03-20) [2026-04-11].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0/content\\_5501022.htm](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0/content_5501022.htm).

[2] 教育部.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EB/OL]. (2020-07-07) [2026-04-11].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7/15/content\\_5526949.htm](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7/15/content_5526949.htm).

[3] 石渡尊子. 戦後大学改革と家政学[M]. 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 2020: 28.

[4] 张雨荷. 日本女子大学家政教育研究[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19.

[5] 朱玲莉. 日本寺子屋教育及其对我国基础教育的启示[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3(6): 159-162.

[6] 富田守, 松岡明子, 編. 家政学原論—生活総合科学へのアプローチ[M]. 東京: 朝倉書店, 2001: 38.

[7] 日本家政学会家政学原論部会. やさしい家政学原論[M]. 東京: 建帛社, 2018: 40.

[8] 赤塚朋子. 成瀬に藏の家政学部構想 第1報[C]//家政学原論部会20周年記念家政学原論論文集. 1988: 98.

[9] 今井光映, 堀田剛吉, 編. テキストブック家政学—やさしい家政学原論[M]. 東京: 有斐閣ブックス, 1979: 55.

[10] 石渡尊子. 戦後大学改革と家政学[M]. 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 2020: 72.

[11] 日本家政学会, 編. 家政学事典[M]. 東京: 朝倉書店, 2004: 39-41.

[12] 一般社団法人日本家政学会. 日本家政学会概要[EB/OL]. [2026-02-27]. <https://www.jshe.jp/about/index.html>.

[13] 今井光映, 堀田剛吉, 編. テキストブック家政学—やさしい家政学原論[M]. 東京: 有斐閣ブックス, 1979: 57.

[14] 山本キク. 家政学の意義[J]. 家政学雑誌, 1971, 22(4): 216-222.

[15] 文部科学省. 小学校学習指導要領(平成29年告示)解説家庭編[Z]. 東京: 文部科学省初等中等教育局, 2017(平成29年).

[16] 习近平.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J]. 求是, 2024(22): 4-8.

[17] 王凡, 冯玉珠. 新时代中国家政学学科发展困境、根源及其对策[J]. 家政学刊, 2025, 2(2): 79-89.